

野 沙



郭严隶 著

因为一块美玉，
数代人的命运纠结缠绕

因为一次毁灭，
引来这向生的集体逃亡

因为浴火重生，
才寻得人间真正净土

作家出版社

野 沙



郭严隶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沙/郭严隶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12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7701-0

I. ①野…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4452 号

野 沙

作 者: 郭严隶

责任编辑: 袁艺方

装帧设计: 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24.25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701-0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穆非子临去的时候，拉着自己女人的手，对她说，吉娜，你是我不该得到的。都是因为错误。他告诉了她两个秘密，一个是她原本应该属于东方白玉，是他父亲用了手段，使东方白玉成为了僧人，而她嫁给了他。另外一个，她父亲得到的那块玉佩不是真的，真东西藏在天龙神山龙肩峰巅的空度母修行洞中。

穆非子说，吉娜，我的眼睛闭上后，你就去找东方白玉吧，把这些话讲给他，接他到这儿来，和你一起抚养可怜的权儿。东方白玉会是个跟我一样好的父亲。他爱你也许不会胜过我，但我知道他同样是拿命爱你的。

这个不幸的人其实知道，其中的一个秘密，对吉娜早已经不是了，她已遭遇了它，便是它，使她当年带着权儿默默离去。却还是这样做了。是觉得应该由自己亲口讲出来。只要忏悔是真实的，死亡将是一种洗刷，将是救赎降临时刻。

吉娜的嘴唇是不是啜嚅了一下呢？其实她也有秘密深藏着，却是不可以对这个遍体鳞伤即将逝去的生命告白的，这样的时刻，不说才是慈悲。她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眼睛里的变化。她的手在颤抖，整个身子瑟瑟的，宛如木筏颠簸于惊浪。心里强烈的念头是留住丈夫，让他不死去。只要死亡不发生，怎样都可以。这时刻，完全忘记了曾经的，爱胜过一切的情形。那时候得知东方白玉真的披上袈裟，告却了红尘，她简直不想活了，世界一下子失去光彩。如果不能跟自己爱恋的人在一起，存在还有什么意思！也忘记了初窥真相时，心上陡起的巨大疼痛。是的，那是疼痛，它超越了愤怒，升腾又降落，化作伤和怜悯，对成为自己丈夫的这个男人，也是对东方白玉和自己。穆非子的伎俩是为了幸福，岂知恰是它使幸福不可逆

转地远去。穆非子不能留住，最后一句话落音，就沉沉闭了眼睛。

一个人走时闭上了眼睛，就是走得好了。吉娜没有号啕大哭。他的手指松开了，是她握着他的手了。只是手这样动了下，再没有变化，她仍旧那样在他旁边，依偎着。她听见血液在他的血管里停止了流淌，慢慢变凉。如果她一直这样依偎着他，不离开，灵魂是不是就不离他而去呢？如果穆非子知道心爱的女人这般与自己相握了，相信他的灵魂不会同意别处另有天堂。

这天的太阳很大，从窗子烈烈射进来，照得半间屋子明晃晃的。这是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穆天权贴着外门框，从窄窄的门缝儿往里瞧。自己两个最亲的人之间有个巨大而微妙的隐匿，刚刚有感知，这尘埃就落入幼小心田，使世上有了个学会说话的同时便懂得无言的孩子。他想过父亲的胸膛里，迟早有一天会蹦出个石子儿样的玩意儿，要了他的性命。那是对妻子和儿子夜以继日的思念所化成。却没料到，这个高大魁梧的人竟是如此悲哀地死于外伤。那些打他的人，是魔煞吗？恶魔们出现之际，父亲也许有过庆幸，是他们使离去十年的爱人回到了自己身边。从关雎县城往回走的那个早上，母亲对他说，七个星有难了，这样的关头，咱们得去和你父亲在一起。十年里，他时常由父亲抱着，回到出生地方，在散发着淡淡腐木气息的亲爱的祖宅里，度过一段段快乐时光。母亲却一次不曾回来过。曾经，他伤心地以为，母亲永远不会回来这个地方了。现在，多么希望真的这样啊！只要父亲带着苦涩的笑容在这座阔大宅院里影子样游走着，宁可母亲永远在他的目光之外。

轻轻推开房门，他来到母亲身边，抽泣着说：妈妈，天堂远吗？爸爸一个人往那里走好孤单呀！这让吉娜从恍惚中回过神来。看着儿子泪珠儿滚滚的脸，心里一绞，泪水“哗”地涌出。权儿怎么知道父亲走了？是呀，穆非子要去天堂呢，不能老是留他，松开手让他走吧。说不定到达天堂也有时限的，可不能误了他。手指松开了，她站起来。穆天权扑到爸爸身上，大放悲声。那已经是僵硬了的，是遗体了。

穆非子百日祭后，吉娜朝朵嘛呢寺走去。这是可以有的行为了。已是夏天最后的日子，漫山遍野的绿色像是狂欢节后人们的脸，被彻夜兴奋折腾得老了，苍苍黯下去，不再到处闪烁波光。天空笼着薄云，走在田野间的石板路上，深深吸一口气，稻子和野草交混的香气幽幽透入肺腑。穆天权默不作声跟在母亲身旁，显然已经忘记了这片田野曾经给予自己的欢乐。一晃那是五年前了，父亲带领他来到这里。父亲手臂伸出去，在胸前缓缓划过，说，儿子，看，这片大田上的稻子长得多茂实！这都是咱家的呀！这样说着，父亲弯腰将他抱起，他的眼睛就比父亲的高

了，一下就看得远了。平坦广阔的田畴像是从天上铺下来的一大块碧绿绸缎，绒绒的，在云空下一漾一漾闪动。他的心忽然被一种奇异的快乐填满，这是拥有的快乐，身为主人的快乐，他置身在一派蓬勃昌盛的风光里，而这风光是属于他的。在这初次降临的情绪中，他沉浸着，享受着，不知道它将使自己一生的跋涉成为找寻。

那块田也是咱家的吗？他小手的指尖儿对着前面。

田地尽头的林带，像是谁饱蘸油彩涂抹的一道粗线，线条的那边，同样碧绿的稻田，朝看不到头儿的地方铺过去。父亲对他说，那块田不是了，但想让它是，他想把它买下来，那是康家的田，康家这几年不停地卖地，很快就要卖到这块了。父亲说，田连起来好侍弄，蹚成大垄，一犁杖豁到头儿，最出工。

康家为啥子要卖田呢？他问。田是多么好的东西呀。

日子败了。父亲说。

日子，咋个，败？

抽大烟。

这时候，来到两个吆着牛犁地的农人跟前了，是一对父子，在犁稻田间隆起的一块荒芜旱地。后生在牛尾巴后满头大汗地扶着犁，老汉跟在旁边，手里晃着竹梢儿，他们的袖口高高挽着，缀满补丁的衫子一圈一圈浸着汗渍。老汉罗躬着的腰直起，又哈下，层层堆着笑的脸够过来：老爷带少爷巡田呀？

话没落音，响起后生焦吼：唉！唉！牛偏到了一旁去，蹄子踩踏下，稻秧纷纷倒伏，犁杖拖进了垄，“哗”，“哗”，青苍苍的稻秧被连根拽出来一大片。

“啪”！“啪”！竹梢在空中炸响了，梢尖儿准确地刷到牛耳根上，逼畜生回到空地来。老汉嘴里骂：犁杖咋个扶的嘛？龟儿！

竹梢怎样到的父亲手里呢？穆天权没看清，只听它格外震耳地一炸，后生应声惨叫，丢下犁杖，两手捂脸，蹲了下去。

你的竹梢抽错了地方！

父亲狠狠盯老农一眼，掷砖头样砸去一句话，走了。

穆天权看见蹲着的年轻人手指间，血像丝线似的拉出来，心里一颤，禁不住浑身一个激灵。父亲察觉了，脸绷得像弓，眼光箭簇般朝远处射去，狼声狼嚎说：对这些东西须下得手，他们才会长记性！

你不该，抽他的眼睛。男孩儿感觉自己的声音像是在抽搭。

竹梢儿不认得哪是膀子，哪是嘴脸！父亲话语如铁。

那时候穆天权不能够解透这句话，他刚刚满六岁，站在田垄间，就被稻子淹没

了，不像现在，稻穗拔到再拔不上去了，他行走其中，细长脖子上的脑袋还是高高在上地晃动着。他已到母亲的耳根了，饥饿没有妨碍他抽身条儿。

但是饥饿迫使他忘却了脸面和危险。在朵嘛呢寺光线黯淡的神殿里，巨大无边的寂静中，他不顾一切地抓起神像前的灯盏，“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下了里面的桐油。

那是神殿里唯一燃着的神灯，原本它里面装的是酥油，从前年开始，更换成了桐油。

这时候，吉娜正与空明法师对面站在后院高大的榕树下。

两人已经说了很长时间话了。穆天权是在旁边听了会儿，索然无味，才悄悄溜开的。先在寺院里转悠，仰望西北角高高矗立的白塔，细细抚摸散开着的僧舍大门上的铜铸扣环，绕着圈打量煨桑台，张开胳膊抱那些抱不拢的粗壮榕树，最后才抬脚跨进神殿宽大的门槛。

是灯盏里的桐油唤起了男娃儿对油脂香味儿的记忆。靠近前来本是出于好奇。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走进寺院，并跨进供神的大殿。此前母亲是不许的。母亲说，没成年的孩子不得进寺院，是比最老的榕树都老的规矩。他不知道这里的灯盏为啥白天也燃亮，它跟自己见过的那些灯有不同吗？当神灯近在眼前，全然忘却了靠近它的初衷，灯盏那瓷碗一样的肚腔里，桐油强烈地发出诱惑，那油脂独有的晶亮光泽，强力地召唤着他的胃，还有香气，眼睛看清它，它就倏地钻进鼻孔，逸进胃肠，直逼得脏腑间一片痉挛，随着“咕咕”鸣叫，胃里梗痛难忍，心跳加速，一阵晕眩，涎水涌出。

完全本能地，手朝灯盏伸去，却停在了半空。想起母亲的训诫了，偷窃是可耻的！

手收回，逼自己转身，从这里走开。做到了，步子拖拖地，挨到门边。头靠在门框上，偏过来，仰起脸，大张开嘴，涎水小溪似的流出。管住自己！他在心里默念，这是母亲挂在嘴边的话。喝油的念头如一条蟒蛇，在思维的手指间扭动，跟他拼着力气。他越捏得死，它越扭得凶。忽地身子起了寒战，随着额头和后背一股冷汗沁出，蟒蛇挣脱了去，只听脑子里“轰”一声，不由自己了，猛地扭身，饿虎样扑回神案，像是跟谁争夺似的，一把抓起灯盏，顾不及吹灭里面燃着的灯捻，对着嘴巴倾下。

剧痛是在约半个时辰后发作的，来势凶猛，似是有铁棍在胃里狠命搅，搅得肝碎了，肠断了，冷汗如雨。他先是捂着肚子蹲下，继而坐下，最后躺倒，翻滚扭动，由不得大声喊叫起来：好痛呀！肚子痛呀！痛死人了啊！

东方白玉的神情是吉娜没有想到的，对于他，她只是一个施主了，他投来的眼光跟投向所有施主的无有不同。其实，不同是有的，她刚刚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一瞬间里，那双明澈的眸子里曾有光芒掠过，犹如流星。只是，那时刻她的心剧烈颤抖着，使得眼睛丧失了捕捉细微的能力。她还是娓娓地，让他知晓了该当知晓的一切。

讲述从玉佩开始。这几乎就是循着脚下土地的最初了。东方白玉对此并不陌生，他的家族就是这块叫做天龙谷的辽阔土地的根。

东方祖上为秦人，为避战乱，迁流蜀中。初落脚天府平原，为流疫所苦，又辗转进岷山。溯岷水而上。一日，行到这叫天龙谷的地方，忽“豁拉拉”声巨响，有大石劈空砸在脚前的路上。四野安然，风不弄枝，只闻鸟语如歌，水声潺潺，却哪里来的飞石？奇异心下，一家人停步江岸。在冠盖如云的老树覆着的火炕般平坦光洁的白石上，小睡醒来，家主放眼四顾，看到了这地方的好处。就好在江湾那块望不到边沿的草甸子上。那是江流千百年用枯草朽木淤堆的一湾滩涂，秦地农民叫做金不换的“河捞土”。那么天上掉下来的大石头是神的警示，告诉自己不要再往前走了，已经来到家园？对从石板上支起身子两眼惺忪的妻子说了句搭窝棚，他跳到地上，去背篓里摸斧头了。

这就是东方家族在蜀中拓土的第一代祖先，名东方龙，妻子欧阳氏，单名凤。

那时他们的大儿子刚刚会跑。到最小的娃儿出生，河洲里卧着两百垄熟田了。人们唤这外来户落地生根的地方东方窝棚。后来窝棚被高轩宽敞的房屋取代，地名不改，直到高僧毗卢遮那远道而来。毗卢大师改“东方窝棚”为“七个星”，是在这地方住了一年又八个月，即将了缘离去的那个早上。

这日清早，大师晨课诵经时，胸前玉佩忽然放光，并隐隐出乐音，略略思忖，明白它是要留在此乡。送行的东方龙端水捧食，携众来到，大师双手合十，诵声佛号，缓缓摘下来朝他递去。原本只是想指个宜棺脉的地方给这东方龙，大师从西域一路行来，遇到本性最厚诚的，就是这个人。大师是被流放命运拽拉着来到这里，先是从西藏到南疆的车尔臣河畔，被昆仑北坡一个峰岭环抱着的山谷吸引而留伫。用三年时间使那里矗起一座白塔巍峨、殿宇庄严的寺院。再三年，那座叫根本寺的

佛寺成为天山以南人们心中的圣地。在一场吐蕃对西域的侵略战争后，大师离开香火鼎盛的根本寺，再上放逐路。止步天龙谷也是因为那块飞来石。大师掬饮江水，一扭头，看见了它。石头约略为心脏形状，一面是莲花生大士能解一切厄难的十二字心咒，一面是观音菩萨六字真言。

心潮涌动着将手杖朝石头旁边的地面插去时，尚不知它神奇的来历。师徒也是伐木叉草，筑了个窝棚。一年后，由东方父子勤劳的双手，窝棚变作了三间房构架轩敞坚固的木石神殿。东方家的食物、布匹、用具，源源不断送来了寺院。寺院和村落之间隔着紫草溪，是岷水一个支流，为方便，东方龙率众砸桩铺木，在河上修了座石头桥。这时候，东方窝棚是个五户人家的小村落了，另外四户或避难或逃荒而来。东方家已经人丁兴旺，东方赵氏共生七胎，五男二女。毗卢大师指点迷津时候，五房儿媳都已娶回，只两个女儿待嫁。女儿们不肯嫁往别处，要像哥哥们一样终生守在父母身边，致使婚事拖延，这意味着要招赘上门女婿。

毗卢大师给寺院起名“朵嘛呢”，意思是天然生着经文的石头。这时候已经知道大石头的来历了。大师递来之物照花了东方龙眼睛，淳朴山民没见过这么晶朗的东西，手臂不由得抖起来，不敢接，这物什太贵重了，自己怕是承受不起。大师一句话定了他心：一样东西既是朝你来了，就是有缘，拿着吧。大师嘱告，这玉佩要戴在家主胸前，代代相传，不可示人，不可玷污，逢农历二月十八太阳初升时刻以山泉水洗濯。

东方龙捧手接过，躬腰揖谢。看着他小心虔诚地戴到脖颈上，大师才蔼言说，自今日起，“东方窝棚”改名“七个星”吧。他要东方龙记住，七个星村住户不可超过七家。告诉说往东偏北约六里地外，天龙山麓尾弯出的平顶山上，那片宽阔大草坝子西南角，两棵合抱老柏树周边，是难求的棺脉。人落土中，子孙昌旺。切记人老回土时候，要头东脚西，以柏树叶覆脸。那地方就叫玉壤吧。

结果玉壤寨长得比七个星村大不知多少倍，当然用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千年后，玉壤为乡政府驻衙地。后世评讲，说玉壤寨子那么样个发繁，全仗神僧毗卢遮那给七个星村立的约，那里没法留人了，投奔来的就都哄嚷嚷去了玉壤。玉壤虽地势嫌高了些，上来下去多不便处，土质却不逊色，种子播下，庄稼撒欢儿地窜。也有人认为，是借了十里外朵嘛呢寺的场，那是座宝寺，山前岭后凡邻近村寨都沾了吉利，日月流过去几百载，不曾见有过天灾。年景好人的心景就好，化到外面儿上就是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时光流淌到蒙元立鼎，朵嘛呢寺已是一座白塔巍峨、殿宇雄伟、绿树簇拥、气象庄严的寺院了。

曾有在此闭关修行的高僧，探赜寺院兴盛，赞叹神殿旁边所卧写有经文的大石

头和荫着它的大树的功德。石头来处殊胜，大树亦不同凡响，为神僧毗卢遮那的拐杖所化。毗卢大师了缘要走时候，伸手去拔插在大石头旁边的拐杖，拔不出来了。会心一笑，说，那你就留在这里修自己的正果吧。次年春上，果然铁一样光生坚硬的拐杖举出青枝绿叶，渐渐枝条披拂，变作了小树。却是谁也识不得的种类，它的皮让东方龙想起家乡秦岭深处的山榆，叶子却不同。有人说它的叶子像北方山川间的阔叶杨，身形又不是。它跟东方家门前那些高洒的枫香树形状略仿佛，也有些像天龙谷岭壑间遍生的青枫。

到东方龙离世，七个星村已鸡鸣犬吠，牛羊成群。人们艳羡，总说到七个星村供奉着毗卢遮那塑像祠堂的好，信众虔诚，得神僧佑。小小村落是满天神佛知会毗卢大师写在天龙谷大地上的一句七字真言。当东方家所出第一位僧人，站在天龙山峰巅巨大的赭色砬岩上朝自己出生的地方静静俯瞰，心生如此感想，不由泪流满面，相信了高空中白云舒卷，身侧飞鸟回还，山风流荡，包括自己此时此刻来到此处，尽是神的慈悲。于禅定中辨认写在尘土上七个文字的笔画时，他看见了那不是文字，它们是星辰，七座院落的呼应图式，恰是天上北斗七星的形状！缓缓地，这个身材高大的人双膝弯折，跪倒山岩。膝下这块岩石，已是柔软而坚实的彼岸。

空明僧知道，自己出生村庄的图画不是有意为之，尽管每户人家选宅基地时，都庄严地请了风水先生，但不曾有谁起过关于北斗七星的联想。北斗七星，它是自己投来这方土地上，化作神祇的祝福。当他还是东方白玉的时候，快乐是端坐在祖父对面听自己家族源头的故事。

七个星村的祠堂初始只是东方一家的，东方龙把它修建在天龙山南面的百泉坡下，显然为的是那一脉清澈山泉。每年的拜神仪式，都是众人注视下他满面庄严地朝溪流走去而开始。在溪畔白石上盘膝静坐一刻，回来时候神情朗朗光明，好像有泉水在他身心间神秘洗濯了一遍。除了承续长子，没人知道他那是去掬山泉水洗胸前玉佩。百泉坡是后来才得的名，那时，坡上烂漫山花丰茂草树之间，只轻盈弹奏着一条溪流，接应着左右迎来的十几支泉。是在哪个春天呢？泉宛似星星遍坡撒开，几乎每一株树、每一簇花下，都亮出个明眸。泉水汇聚，玻璃般笼在四野，被高崖上涌来的山风叠叠推送下去，汪成谷坳间一泓波光潋滟的碧湖。坡成为百泉坡，湖成为百泉湖。人们说，百眼珠泉是为了呼应东方家祠堂敬神的香火而出现的，那是神灵点亮的一百盏明灯。祠堂这时候已然是七个星全村的了，另外六户人家在一个大雁来得格外早的春天里，一起向东方龙发出请求，要集体跪在拜神节清晨的祠堂里，成为毗卢遮那大师虔诚的信众。这正是东方龙心中良久的等待。虽然在这个小小村落里，他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但他愿意由邻居们这样自己提出来，这

样，乡土所获得的加持会更丰饶有力。

二月十八，成为七个星村独有的节日。

东方白玉说不清何以自己格外喜欢这个节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少年心灵的热盼，自有拜神节，悄然都后退了。现在，明白了，是因为缘，因为终有一天，他要这样地披上杏黄色袈裟，成为法师，成为神的儿子。

还清晰记得第一次走进拜神节的情景，他站在长衫布鞋的先生身边，跟村庄的人们一起，迎着风，静静地看着祖父脚步庄重地朝百泉湖走去。没有人知道这时刻祖父心中的哀伤，因为没有人知道，那块每每在这个时刻接受洗濯的，东方家世代相传的玉佩已经没有了，这个行为彻底空洞成了形式。端坐湖畔白石上，祖父掬来的澄澈湖水，只是清洗自己的眼睛了。

代替曾经的玉佩传承的，是无以言说的凄凉，祖父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让自己唯一的儿子知道了家族悲哀的秘密。

东方家立命天龙谷第三辈人出世始请私塾先生。明宣德年间，出第一个走仕途的人。起步就在成都，几百年没离开过，显出家族官运的稳当，稳中有升，嘉庆年间做到成都府通判。事情出在第二代通判东方皓身上。某日，巡抚徐船来了，这是个玉痴，与擅词赋的东方皓互慕已久，见面相投。东方皓把他带到天龙谷藏玉岭堂兄开的骆家玉矿上。藏玉岭出的玉叫龙溪玉，名冠一时。两人在一岭清风白玉间诗兴大发，一唱一酬不已。诗酣情醉，东方皓灵思迸发之际将祖训抛了脑后，手伸进官袍领子，掏出里头玉佩，亮在徐巡抚眼前。这有请徐船给鉴定的意思，此玉件出自何方？价值几何？看得巡抚大人登时眼睛直了。

此为古玉，殷商时皇家物，看出处，正宗和田羊脂玉，论价值，玉玩家眼里，无价之宝哇！

翻来覆去把玩一番，轻轻放回东方皓掌心，文思更加潏然，捉毫管，蘸饱墨，文不加点，洋洋洒洒成一篇《美玉赋》。

尝以诗传扬兮，玉乃大地信物。唯信物若此兮，美而众善兼备。唯大地所捧嘉好兮，玉之恒以唯一。

.....

辞藻奢华，赞东方家祖传玉佩的形色、质地，挥洒一己领悟，大意是：花木的鲜香葱茏、生机盎然，玉都有，甚至花木与清风之间吹弄的舒扬远致之声玉都有，而玉的坚实明澈恒久是唯一的。世间没有比德更大的东西，说到根本处，天和地都

立脚其上。这应该就是“比德于玉”的由来。甚至德大过天。对玉的揣摩，实是追问幸福，也就是瞩目高尚情操。这是东方家祖传玉佩的珍贵所在。把这向善向美之心的结晶物挖出尘埃，藏于胸际，使在流变时空中放射不变光芒，为召唤、期冀和福佑。有哪一种积累比这更似积德呢？

似这赋比徐巡抚还走得快，他回到京城，已有墨迹淋漓的和诗在等待，赞他奇才天纵，作了“天下第一玉文章”。岂料这山水间即兴之作入了天子法眼。嘉庆帝爱赏臣子们佳作，曾下旨翰林院，凡响亮仕林的好诗词，要誊抄工整，送来一阅。《美玉赋》故得以呈上龙案。这位皇帝是个不允许自己对政治外事物有兴趣的人，却被赋里描摹的玉佩动了心，何玉美妙若此耶？他对侍臣说，叫徐巡抚来见朕。

从圣上听自己讲述玉文章由来时眸子的光，徐船断定，东方皓须跟自己那件宝贝告别了。回府即修书一封，尽陈原委，劝东方皓将玉佩贡献皇上。暗示说，这是飞黄腾达千载难逢的良机，就看你怎么把握了。反正圣上对你那物什起了心，怎样到他手里只是方法问题，而不同的方法对于你意义却别若云泥。东方皓看罢来信，仰天长叹，自己要成为愧对祖先的不肖子了！这才痛切体味“祖训不可违”深义。却悔之晚矣，只好举袖拭泪，伸手进襟，轻轻摘下玉佩，摩挲凝视，恋恋不舍地放进黄缎锦匣。旬月后，锦匣恬静地摆在嘉庆皇帝面前的龙案上。

又旬月，报厄的悲号和报喜的锣鼓相继来到。

厄是大厄，东方皓夫人抱着蹒跚学步的小儿回天龙谷祖宅避暑，小公子不幸落入狼口。那是一日晌午，小儿不睡，怕扰夫人午眠，婢女悄悄抱他到院子里去看花儿，被布谷鸟啼声引着，出了院门。竟在二里地外的河边，小公子被狼叼了去。喜也是寻常人家烧高香求不来的鸿禧，圣旨翩翩而来，擢成都府通判东方皓为御史大夫，即刻进京赴任。纵使丧子之痛如刮骨吸髓，只能咬牙忍住，东方皓跪叩谢恩，卸旧职，携家眷，往赴新任。

或因不知玉佩来龙去脉，当是这类东西见得太多了，玉佩在皇上眼里，并无徐巡抚所见那些光彩。把玩一番，收存入库。三年后，徐船安徽平乱有功，班师回朝，述职还印。龙颜大悦，大赏救了国危的徐爱卿，加官晋爵之后，御赐珍宝。给些什么呢？由徐船“玉痴”雅号，想到了这人曾赋文盛赞的殷商玉佩。命侍臣库中取来，放到徐船面前，优雅地知会臣僚：东西落在懂它的人手里才得其所哉！

徐船大喜过望，浑身热血“哗哗”，叩头不已，双手接过，并无不妥感觉。为臣子者命都是皇上的，遑论一物！东方家有机会给皇上送礼，已是修来的福分！至于帝尊拿自己的东西赐恩，那是非常自由的，想什么就是什么。却没让东方皓知晓这桩事体，只是两人走得更近了，宛如同宗兄弟。徐船把玉佩用细巧的白金链子拴

住，挂脖颈间，遮以锦绣官袍。人生当是由此变化了，却无显见处。几十年后，这稀罕物才含蓄有力地显示了存在。此时徐船已仙逝，它戴在袭位长子徐文旷胸前。

徐文旷鲜明继承了其父，对玉玩和诗文的喜爱，爽直放达的性情，与东方家的亲善等等，他与东方皓的儿子东方怀瑾之间，情谊更胜父辈。

自东方皓列身朝野，家族就显出盛极而衰，一个表现在子嗣不旺，许是小儿夭亡的打击太大，血气郁滞，伤了阳元，夫人再不育，膝下只有一子，取名怀瑾。同宗兄弟们的后代都女多男少。这时候的东方家族已八个分枝，六枝出了山区，或在关雎县城，或置宅成都。八枝上五个男丁都出在山外，祖宅无有。到东方怀瑾这辈，人丁更稀，他已三十有八，不见后人。叔伯兄弟们也是只稀落落来了几个女娃娃。心中郁闷无以言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精神行刑直让人身心俱毁。天可怜见，忽然一朝天赐麟儿，解了急难。虽非骨血，却足以慰，这襁褓中的婴儿自此除了他们几乎世上再无亲人。这是东方怀瑾三十八岁的夏秋之交。

来的是徐文旷么子。徐氏遭株连，抄家后流放西域。临大难前夕，差心腹家仆将刚足月的小儿徐启明托孤东方府。这是受“御史吴可读尸谏”事件的牵连。吴可读去后，慈禧表面上予以肯定，泄恨暗地进行，一段时日，凡跟这位御史有瓜葛的，满朝不见了。唯其远房姻亲徐文旷府上无伤亡。跟满门抄斩相比，抄家流放实在是太大幸运！这事成为永远的谜。人猜多半徐文旷跟太后身边哪个宠臣交谊非常，性命攸关时刻斡旋以救。徐文旷求保么子一条性命，如此稚儿若一起踏上流放之旅，必不出中原就夭亡。老仆藏小公子于竹篾篮子，一大束君子兰花儿覆盖着，送到东方府上，返身潜入贫民窟，寻了个刚天的婴儿，还是装在竹篾篮子里，遮以时鲜菜蔬，带回府中，假作小公子遗体，举幡发丧。瞒过了人眼。徐氏一族负枷而去。

东方怀瑾开始了忧喜交替、夙夜不宁的日月。一妻二妾皆不育，显见病根在自身，沮若负罪，满心绝望，自己将绝后了！在朝在野，这都不啻大羞耻，上愧祖宗，下赧后人。终于来了这么个娇儿，可聊以对宗庙，此为喜。此事好在隐秘，徐家是决计不敢外说的，只要己家守口如瓶，便泥封了秘密。夫人们深谙妇道，不会妄为。再者，除非哪个不想活了，此乃欺君之罪，一旦发了，如何想象！忧这也就道破，毕竟一桩伪事，水静风平行，一旦波翻浪涌，如何是好？岂不连天龙谷老家的人都要连累？想想毛骨悚然！再者，太后从来是清到草根儿的，东方家与徐家两代交好人皆知，怎说火不会烧到自己头上来！苦思冥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皇帝才八岁，何年长大？就算长大了，太后树大根深，又奈何？如此世道哪是仕子施展的舞台？世清则仕，世浊则隐，先贤教导早已写下，为鄙耻者用更加鄙耻。

归去来兮！

费一个日夜，辞表成，呈上朝去。批文没过夜即下，准辞官归蜀。忙磕头谢恩，即刻典卖宅院，拖带家眷细软，长车逶迤而去，回到七个星村。老宅半空着，房顶荒草扶摇。大兴土木，重振家道。春夏秋冬一番辛劳，焕然一新的大宅院使东方家重新在七个星村最亮。

这时候村庄里七户人家都宽宅大院，画栋雕梁，富贵气象。人们茶余饭后讲评，每每说到七个星村的祖训，是显见好处，任凭时光奔流，村庄不增一户，从而有效控制了人口，田地绰绰有余。尽管山前岭后衍生了些村寨，大有不辞辛苦者跑来垦河洲边边角角的荒，毕竞争夺有限。再就是东方家祖先当年人留得对。韩家、骆家这两户东方家的上门女婿，自是不消说了。其余四户德性好外都各有所长，倪氏为中医世家，医道称誉天龙谷，代代不衰。苏家知玉，所开玉坊的手磨玉貔貅曾争爱一时。杜家擅教，穆家善酿。只穆姓略有争议，一说这户尽靠的酿酒本事。穆家酿技也是世代相传。被东方家救下的穆姓人是往坝里贩药材遭山洪卷到紫草溪，给岸边柳树挂住，被人看见捞了上来。为感恩，这人康复要走时，给烧了一釜酒。东方龙喜得美酒，生了挽留念。话一出口，酿者顿即两眼放光，襟袖放回椅子上，说：那我给你当长活。他喜欢七个星村的水好，先有好水而后有天下琼浆。家里不差扛活的，你盘自个儿铺子，往大里捣鼓，整个关雎县都缺好酒……东方龙笑得爽朗。末了叮嘱：教儿孙时记着，别坏了七个星名声。这人提出去靠着神泉修宅院，东方龙懂得是为便利酒坊用水，点了头。穆氏便成七个星村离天龙山最近人家，后来紧傍百泉湖。

许多个百年之后，东方龙嫡人独立天龙山巅，俯读自己出生的村庄后，回到朵嘛呢寺，青灯下，拈毫走笔，写下这样句子：北斗七星成图天龙谷，在天下皆春季候。

3

东方家的一个邻居们不能比拟处，是院门外高高矗立着两根双斗桅杆。这是须家里出了竞考为高官的人才有资格立的。曲径直廊，诗雕木画间，汉满文字双面刻的圣旨碑，也堪为一绝。便是擢东方皓进京赴任的那道皇帝诏令。房院修缮完毕，东方怀瑾致力振兴乡学。与朵嘛呢寺隔紫草溪相对，起了一座高墙阔门的院落，围几栋青砖灰瓦，长脊直檐的房舍，取名天龙学堂。发文帖，广敬告，凡存心向学，

未逾而立者，不拘贫贱，概可名造簿册。品学兼优者予奖学金。古老家族奄然若绝的香火竟由此显旺。东方怀瑾失散多年的胞弟有了着落。半个世纪前，被狼叼走的不幸婴儿，名东方怀璧。由天龙道长牵手领来书院的十一岁少年，是东方怀璧的儿子，当时姓杨名云旗。祖父抱来紫云观时，这孩子刚咿呀学语。

须话说从前了。不幸之幸，东方怀璧落入狼口竟未丧命，得天龙山上的猎户山仔一朝救下。那日山仔出门打猎，给异样狼嚎声引到个树枝掩蔽的山洞前，一眼看见光溜溜浑身血污的怀璧，正嘴插地狼崽儿似的尖号。孩子已有狼崽儿习性，山仔双手伸来要抱，被他一口咬住，鲜血迸流。直到秋天深得彻底隐进大山肌肤，在养父弥漫着奶茶香气温暖的桦木房子里，他才终于恢复本性。眸子闪闪地，看着俯来的山仔，迸珠子样唤了声：爹！会说话了！会说话了！我的狼么儿会说话了！猎人一下将他从摇篮里抱起，高举过头，一圈圈旋转，哈哈大笑压过外边山溪“哗哗”奔流声。

山仔自此再不猎狼。抱着不满三岁的孙儿去拜天龙道长时，人们才知他姓杨。来请道长给孙儿起名字。道长端详了婴儿面庞，朝窗外望去，恰见一层白云在峰峦林海间飘扬着，犹如猎猎迎风的旗帜，吟哦似的念了两个字：云旗。

云旗是遗腹子。母亲给丈夫发完丧后才知有了他。在新坟前，得知丈夫身世，未亡人瞪大眼睛，亲爱的阿哥竟有过如此遭遇！颤颤接过阿爹递来从狼窝抱回时戴在阿哥颈项的玉锁，久久凝视，她泪落如雨，如此晶莹剔透的美玉！阿哥他不是小户人家生！泣不成声地，她对阿爹说，不要再劝了，自己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守着丈夫，把他留给自己的天使生下来，抚养成人。心愿却只实现一半，如山里女人们常有的遭遇，她死于难产。山仔遽然苍老，勉强挨了三载，自知难再撑持。告世前夕，气喘吁吁抱孙儿翻岭涉涧来到紫云观，请天龙道长收养孤儿。抚着孙儿颈上玉锁，老汉尽陈儿子身世隐情。愿在知天文懂地理智者调教下，孙儿长成不负血统的人。从香客嘴里，天龙道长得知天龙学堂招生消息。次日太阳冒红，牵手俗名杨云旗的小道童下了天龙山。云旗是没见过的一种聪慧，自己学识不足以教了，要让他下山拜师求学。

在操场上，东方怀瑾初见自己侄儿。少年握着一卷书从对面走来，眼眸明澈，面容沉静，端然世家弟子骨风，凝目打量，眉眼轮廓竟隐约有东方家族神气。不觉惊异，就此留心，查登记簿，知道自天龙山上紫云观来，那么是山上清风明月，道家一脉遗风的熏陶了，已然生出喜爱。荏苒学涯，云旗才质超群，品格醇厚，脱颖而出，恰如众学子间一面旗帜。东方怀瑾喜赏难抑，生心要收这青年才俊为义子。思量之后，择日由管家陪同，拄杖往紫云观奉香敬神，造访天龙道长。

紫云观内香茗已设，清早喜鹊唱窗，道长便知贵客将临。接道童禀报后迎出山门，见竟是东方怀瑾，惊喜之下，猜知了来意。寒暄毕，不待东方大人开口，先叙了云旗身世，直听得茶桌对面的人双睛惊睁：狼么？你是说云旗的父亲是杨山仔当年从狼窝里抱回的孩儿？道长点头，不错，依云旗祖父的记忆，山人推算过，狼么来到养父家中，当是道统三年深秋。东方怀瑾眼光更直了，那正是胞弟怀璧丢失的时间啊！道长看在眼里，缓缓端盏，品了一口，放回桌上，站起身，请东方大人去用过斋饭，然后自己跟着一起下山，有样物什看来须劳大人过目。

就是杨云旗颈上父亲遗下的长命玉锁。

当这块宝玉出现眼前，东方怀瑾心里一涌，眼睛湿润了。没错，狼么就是自己的胞弟怀璧，这玉锁跟自己的模样仿佛，恰是一对。可怜的弟弟，你落入豺狼之口竟能不死！这是祖上积德啊！为我东方家留下了一脉根苗。杨云旗于是成为东方云旗。

东方怀瑾吟诗赋词，敲棋弄琴，做起了富贵闲人。

山远谷幽，逸者如仙，岁月不见了痕迹。东方云旗二十岁的春天婚娶，三年后得贵子。祖伯父喜悦不禁，研墨拈毫，在洁白宣纸上落下两个大字：白玉，为侄孙儿名。隔几年，府内再次彩灯高悬，喜气洋洋，东方启明也为人父，祖父给孙儿起名信玉。白玉，信玉，接连都来了妹妹，古老家族新枝茁壮，一派兴旺。

东方怀瑾也成“玉痴”，几乎可以说这是在西域做流人的昔日知友所赐。徐文旷一家指定到达地方是新疆且末县，为当时朝廷流放罪臣西去边疆最遥远处。北京到且末，迢迢六千余里，中原地区还好，出陕西入河西走廊，就黄沙蔽日，厉风如刃，昼夜温差别如冬夏。男女老少全靠自己一双脚，凄苦不可言说。日日有倒毙路途者。终于罪旅到头，幸存者中，家仆外，唯徐文旷及二子一婿。

徐文旷对自己能活着到达且末有些难以置信，对玉佩稳当当戴在胸前百思不解。之前的抄家是彻底彻底的，女眷们脖颈手腕上佩饰尽去，唯自己的玉佩没被发现！不幸的人理解为天不绝己，从而有了在陌生荒僻土地上顽强活下去的力气。

且末气候可怖，一年里大半年浮尘蔽日，每每狂沙飞扬，常有“黑风”（极端沙尘暴）骤起，掀屋拔树，飞沙走石，瞬间对面不见人。这里自然降水对于植物是没有意义的，稼禾草木全赖车尔臣河水为生。这河跟西域众多河流一样，以高山融雪为源，没有固定河道，鲜明季节性，河流苏醒了，就是洪水来了。春洪在三、四月间，流量小，时间也短。七、八月间的夏洪，浑浊大水似脱缰野马四野奔窜，挟沙裹泥，旬月方退。如此的自然环境，民生之艰可以想象。此对徐文旷不为奇，早在青年时代，这紧傍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地方他就知道了的。塔克拉玛干这

个名词，曾经总唤起心中浪漫，因为它是跟“玉石之路”同时出现的。那是在父亲深情的讲述中。父亲说，天下美玉出和田，和田美玉出且末，且末是称誉天下的羊脂玉的故乡，照亮华夏文明史古歌一般豪迈的“玉石之路”的端点。也许这就是他来之安之的缘故。严酷环境里艰苦卓绝的生活，使这个舛命人俨然一棵褚黄沙壤间具有奇异生命力的老胡杨。他坚韧地活到九十三岁，刷新自己家族的高寿纪录。

确实是玉石给了徐文旷巨大支撑，不仅精神上，为物质生活也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且末立下脚，一番探究、调研后，他做起玉石生意来。这得益于与地方官员的友谊。却几乎是毫不费力的。乾隆十二年，朝廷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行政机构延伸至且末。办事大臣驻扎和田，在且末设稽查卡兼巡警所。当时且末境内生民不足五百户，人与人之间没有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分，淳朴如太古初民。人们对远来的落难者伸出热情友好之手，“戴罪之身”类概念于此是淡漠的，鲜明的只是中原汉人身份引发的好奇和敬意。

朦胧敬意后来变成真诚拥戴，是一行人的诚恳和知识发生的作用。徐文旷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女婿很快得誉“神医”，远近闻名。他们在生产生活诸多方面的指导鲜明改善了这块土地上的民生，换来普遍欢欣。百姓的爱戴成为官员友谊的桥梁。和田办事大臣慕名而来，他热烈向往中原文明的心，因为与徐文旷的接触而获得慰藉。两人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也论国计民生，就是在畅谈地区经济发展之道时，徐文旷提出做玉石生意构想。他说，振兴经济要发挥地方资源优势，且末的资源优势是什么呢？就是玉呀！办事大臣击节赞叹，当下说定，就在且末设商栈，由徐文旷负责组建商队，沿“玉石之路”北去中原，以西域瑰宝易中原丰饶，通其有无。

这时候，“玉石之路”已别名“丝绸之路”。就是循这条艰险崎岖而风光旖旎的道路，徐文旷的家仆走到东方怀瑾归隐地方，“丝绸之路”由天龙神山半腰上盘过。

东方怀瑾成为徐文旷的商业合作伙伴，在八十里外的关雎县城开了爿商号，接下由骆驼和马匹接力，从西域运来的丝绸、玉石、大枣、核桃等物产，以岷山所出的草药、茶叶、羌绣等将卸空的货囊重新填满。这是不为人知的往来。关雎远近的人们，只知道东方家铺子里与众不同的货品，是由骡马逶迤的商队从遥远而神秘的西域驮来。这在茶马古道沿途的集镇是丝毫不稀奇的。

隐逸生活便是这样获得保证，商铺收益绰绰有余，田产的进项显得无足轻重了。对耕作的督促并不松懈。为了振作农桑，家里长工尽变佃户，将土地割条划块，分租下去，立下规令，哪户人家田里功夫做得足，收成高，免缴当年租税。佃农们起早贪黑，你追我赶起来，小康户渐多了。